電影劇本

餓人行

吳永剛編

·續　四·

「什麼？」

「我不敢去，殷太太你看怎麼辦？」

「他和你說了些什麼？」

「我不敢說。」

「你說好了！」

女護士故意作吞吐狀：

「他說，他為了……我，什麼都肯犧牲，他要帶我到美國去，他還要……跟你。」

「跟我什麼？」

「嗯，離……婚！」

急得殷太太柳眉倒豎，鳳目圓睜，半天說不出話。

「好呀！他人呐？」

「恐怕在花園裏等我罷？」

殷太太急忙想趕出去，女護士脫下身上的白罩衫說：

「殷太太你穿上我這件罩衫去罷！」

殷太太遲疑了一下說：

「也好！」

就急忙披上白罩衫而去。

殷先生坐在亭子裏，看見一個白衣女子分花拂柳而來，急忙迎住。

「你來啦！」

殷太太低頭不語，殷先生拉她同坐。

女護士告訴殷太太說：「殷先生約我到花園裏去」（秦文與蘇芸飾）

「你別怕，不過我的心也跳得利害，你摸摸看。」他把殷太太的手拉到自己的懷裏。

「你怎麼不說話，別怕，那個雌老虎有心臟病，活不到多久的。」

殷太太忍無可忍，一聲獅吼。

「誰有什麼心臟病？」

這彷彿當頭來了一個霹靂，不禁叫人戰慄，殷先生自動地跪下。

「我的媽呀！」

殷太太一把揪住他的耳朵大罵：

「好呀，你幹的好事，還要咒我死？」

「我該死！我該死？」

韓阿根同關鐵口在牆外給裏面的吵聲驚醒，韓阿根說：

「聽，裏面吵什麼？」

「還不是有錢人家的夫妻，吃得太飽了，吵個衛生架，消化！消化！」

殷先生給殷太太拉進了裏面，許多男女用人都在瞧熱鬧，殷先生惱羞成怒，對女護士說：

「你怎麼騙我？給我上當！」

「我不知道是你騙我，還是我騙你，別以為你有了幾個臭錢，就當作什麼女人都可以玩弄，都可以侮辱的！」

「嘖……：」

殷先生被殷太太喝住說：

「你還敢說話·快上樓去！」

殷先生給牽着上樓，女護士冷笑說：

「什麼東西！今天算是便宜了你！」

第十七場　飢餓逼人

夜闌人靜，關鐵口在牆外說：

「給她們吵醒了，又睡不着啦！」

「媽的，她們吵架，咱們受罪，肚子越來越餓，真受不了！」

「唉，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

「再來說點吃的東西，解解饞好麼？」

「去你的吧！越說越饞好……對！有啦！」

「什麼？」

「牆裏是家有錢人家，廚房裏吃的東西一定不少，咱們倆爬牆進去，吃一個痛快！」

「我害怕，捉住了怎麼辦呢？」

「傻瓜，捉住了大不了吃官司，豈不更好麼？」

「對！你真是個諸葛亮！」

殷先生在牀上也餓得睡不着，看看牀頭悍妻，因為吵得疲乏，睡得十分沉酣，好容易爬下了床，披上件衣裳，溜出室外。

韓關二人鑽進拉圾箱的小窗，原來與牆裏相通，二人也顧不得髒了一頭的拉圾。

同時殷先生也正悄悄地走下樓梯，摸進廚房裏去。



韓阿根與關鐵口在拉圾桶旁同度寒宵。

韓關二人在花園裏，幾乎撞翻了花盆，跌進金魚池去，好容易才找着了廚房，殷韓關三人在暗地裏瞎摸，彼此都駭了一跳，殷先生輕輕地問：

「誰？幹什麼的？」

關鐵口也輕輕地說：

[illegible]「想找點東西吃。」

韓：「你……你是幹什麼的？」

殷：「我……我也想找點東西吃。」

關：「那我們是朋友了，你也餓了麼？」

殷：「餓慘了！」

韓：「噓！輕一點說話！」

殷：「對，說話要輕一點。」

關：「不曉得吃的東西在那兒？」

韓阿根一不留神，幾乎碰翻了只鋁鍋，三人同時說：

「噓」

殷先生摸到冰箱，打開了門裏面的燈光一

亮，照見了裏面一切吃的東西，三人忘其所以，幾乎又要高聲歡呼，三人又同時彼此警戒？

「噓！」

韓阿根說：

「唷！有半只紅燒肘子！」

殷：「菜心獅子頭！」

關：「一只鴨子，還有半只鷄！」

韓：「你吃骨頭我吃肉。」

關：「對不起，我現在骨頭，肉都愛吃？」

韓阿根與關鐵口殷先生，都偷偷地在廚房裏大吃！

韓阿根伸手想撈塊肉吃，給關鐵口一下子打住說：

「索性都搬出來，痛痛快快地吃！」

殷：「對！我來開燈。」

關：「開燈，不怕人知道麼？」

殷：「不要緊，開了燈吃痛快！」

開了燈，一切東西都搬上桌子，三個人頓時狼吞虎嚥，咀嚼有聲，韓阿根滿口是肉，含糊地說：

「可惜沒有酒！」

殷：「有，有酒！我來找。」

殷先生找着半罎子上好的陳酒說：

「有了，這是卅年陳的竹葉青。」

韓關二人相顧而笑，三人痛飲大嚼，小莉莉也不知怎麼走進了廚房，驚異地看着他們，三人同時對牠說：

「噓！」

殷先生把牠抱上桌子說：

「小莉莉你也餓了，想找東西吃麼？」

牠倒毫不客氣，每樣都吃一點。

酒喝得差不多，人也有點醉了，關鐵口低聲哼着：

「喝完了這杯，請進點小菜，人生難得幾回醉，不醉更何待……哈哈……」

關鐵口幾乎想放聲大笑，殷韓二人急忙止之：

「噓！」

關：「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吃得這樣好，這樣飽不知道要謝謝誰好。」

殷：「今天是我生平第一次挨餓，第一次知道餓的滋味。」

韓：「你從來沒有挨過餓麼？」

殷：「祇曉得吃得太飽了要難受的。」

殷先生接着打了一個飽呃！

韓：「這許多東西吃不完，多可惜！」

關：「明天再來吃，（對殷先生說）朋友，你究竟是誰呀？」

殷：「奇怪，你們連我是誰也不知道麼？」

韓：「我們不知道，你是打什麼地方進來的？」

殷：「我麼！從樓上下來的，你們倆是誰呀！」

韓關兩人相顧大笑，

關：「這也奇怪啦！你連我們倆是誰也不知道麼？我們不是一樣肚子餓了想找東西吃的麼？」

殷先生想了半天說：

「那麼你們是打什麼地方進來的？」

韓阿根故作狡猾地說？

「我們呀，嗨！我不告訴你。」

關：「既然大家都是餓肚子的朋友，就應該告訴他，不過他身體比我還大，怕進不來。」

韓：「對，朋友我們是打垃圾桶裏進來的，你不瞧我鑽了一頭的灰麼？」

殷先生又呆了半天，才恍然大悟，惶恐大叫：

殷先生看見女護士漂亮，不覺有些意馬心猿了。

「那麼我吃的是我自己的，他們吃的呢？……也是我的，不對？原來你們是兩個偷我東西的賊！……不……不好啦！快來人呀？」

韓阿根說：

「你叫什麼呀！我們明天還要來吃的，你不怕人家……」

關鐵口說：

「這個朋友是個渾蛋，他還不知道挨餓的滋味，哈哈！讓他叫罷！」

殷先生同小莉莉同聲大叫，韓關二人索性各拿起一只鋁鍋大敲大叫，關鐵口更高聲大唱：

「……今宵離別後，何日君再來……。」

整宅的人都包圍了廚房，保鏢拿着手鎗，司機拿了搖手柄，洗衣婦拿了棒槌，廚子拿了杓子，園丁拿了花鏟，殷太太百忙中拿了一面粧臺的手鏡，可是誰也不敢第一個衝進廚房裏去，結果還是殷太太勇敢，領頭衝了進去，保鏢的也就勇氣百倍，進去大喝。

（未完）